



鲁迅全集

第四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迅全集

第四卷

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去光华大学讲演（1927）



五十寿辰时摄 (1930)



与暑期木刻讲习班学员合影（1931）



在北京师范大学讲演（1932）

目 录

三 闲 集

序言	3
----------	---

一 九 二 七 年

无声的中国	11
怎么写(夜记之一)	18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	29
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并来信)	40
匪笔三篇	43
某笔两篇	49
述香港恭祝圣诞	52
吊与贺	57

一 九 二 八 年

“醉眼”中的朦胧	61
看司徒乔君的画	73
在上海的鲁迅启事	75
文艺与革命(并冬芬来信)	78
扁	88

路	90
头	92
通信(并 Y 来信)	95
太平歌诀	104
铲共大观	106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109
革命咖啡店	117
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121
文学的阶级性(并恺良来信)	126

一九二九年

“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	131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134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	136
“皇汉医学”	143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147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150
柔石作《二月》小引	153
《小彼得》译本序	155
流氓的变迁	159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63
书籍和财色	165
我和《语丝》的始终	168
鲁迅译著书目	181

二 心 集

序言	193
----------	-----

一 九 三 〇 年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199
习惯与改革	228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231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235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238
我们要批评家	245
“好政府主义”	248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251
《进化和退化》小引	255
《艺术论》译本序	259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夜记之五,不完。)	275

一 九 三 一 年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	281
柔石小传	285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289
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292
上海文艺之一瞥	298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316
答文艺新闻社问	318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319
沉滓的泛起	331
以脚报国	335
唐朝的钉梢	338
《夏娃日记》小引	340
新的“女将”	343
宣传与做戏	345
知难行难	347
几条“顺”的翻译	350
风马牛	354
再来一条“顺”的翻译	358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珂德”们	361
《野草》英文译本序	365
“智识劳动者”万岁	367
“友邦惊诧”论	369
答中学生杂志社问	372
答北斗杂志社问	373
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并 Y 及 T 来信)	375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 J.K. 来信)	379
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并附记)	399

南腔北调集

题记	427
----------	-----

一九三二年

“非所计也”	431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434
我们不再受骗了	439
《竖琴》前记	443
论“第三种人”	450
“连环图画”辩护	457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464
《自选集》自序	468
《两地书》序言(文略,见第十一卷《两地书》)	
祝中俄文字之交	472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	481
论“赴难”和“逃难”	486
学生和玉佛	491
为了忘却的记念	493
谁的矛盾	505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508
《萧伯纳在上海》序	514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 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 考古学之一)	518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525
关于女人	531
真假堂吉诃德	534
《守常全集》题记	538
谈金圣叹	542
又论“第三种人”	546
“蜜蜂”与“蜜”	552
经验	554
谚语	557
大家降一级试试看	561
沙	564
给文学社信	566
关于翻译	568
《一个人的受难》序	572
祝《涛声》	575
上海的少女	578
上海的儿童	580
“论语一年”	582
小品文的危机	590
九一八	594
偶成	599
漫与	602
世故三昧	606
谣言世家	610

关于妇女解放	614
火	617
论翻印木刻	620
《木刻创作法》序	625
作文秘诀	628
捣鬼心传	633
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636
《总退却》序	638
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640

三 闲 集

本书收作者 1927 年至 1929 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 1932 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1932 年 9 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作者生前共印行四版次。

序 言

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一时也说不出这所以然的原因。

但粗粗一想,恐怕这“杂感”两个字,就使志趣高超的作者厌恶,避之惟恐不远了。有些人们,每当意在奚落我的时候,就往往称我为“杂感家”,以显出在高等文人的眼中的鄙视,便是一个证据。还有,我想,有名的作家虽然未必不改换姓名,写过这一类文字,但或者不过图报私怨,再提恐或玷其令名,或者别有深心,揭穿反有妨于战斗,因此就大抵任其消灭了。

“杂感”之于我,有些人固然看作“死症”,我自己确也因此很吃过一点苦,但编集是还想编集的。只因为翻阅刊物,剪帖成书,也是一件颇觉麻烦的事,因此拖延了大半年,终于没有动过手。一月二十八日之夜,上海打起仗来了^[1],越打越凶,终于使我们只好单身出走,书报留在火线下,一任它烧得精光,我也可以靠这“火的洗礼”之灵,洗掉了“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2]这一个恶谥。殊不料三月底重回旧寓,书报却丝毫也没有损,于是就东翻西觅,开手编辑起来了,好像大病新

愈的人，偏比平时更要照照自己的瘦削的脸，摩摩枯皱的皮肤似的。

我先编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的文字，篇数少得很，但除了五六回在北平上海的讲演^[3]，原就没有记录外，别的也仿佛并无散失。我记得起来了，这两年正是我极少写稿，没处投稿的时期。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4]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却遇见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创造社^[5]，太阳社^[6]，“正人君子”们的新月社^[7]中人，都说我不好，连并不标榜文派的现在多升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们，那时的文字里，也得时常暗暗地奚落我几句，以表示他们的高明。我当初还不过是“有闲即是有钱”，“封建余孽”或“没落者”，后来竟被判为主张杀青年的棒喝主义者了。^[8]这时候，有一个从广东自云避祸逃来，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9]，也终于忿忿的对我说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来往了，说我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处。”

那时候，我是成了“这样的人”的。自己编着的《语丝》^[10]，实乃无权，不单是有所顾忌（详见卷末《我和〈语丝〉的始终》），至于别处，则我的文章一向是被“挤”才有的，而目下正在“剿”，我投进去干什么呢。所以只写了很少的一点东西。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11]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